

迷一样的历史,迷一样的故事,连昙媚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,将来有一天,她留下的造像题刻,会成为后世眼中的“魏碑神品”,引人长久观瞻。

## 景明四年的天成之美

□ 许玮



北魏景明四年(公元503年)早春,平城(今大同)西武周山下,和风轻拂,嫩草探头,春天的温暖扑面而来。当武周山石窟寺的香火袅袅升起时,僧人们低沉而悠远的诵经声,回响在武州川两岸。

一位法号“昙媚”的比丘尼,身着常服,手持念珠,步履匆匆地出入于石窟寺各洞窟间,像是在寻觅什么,又像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游览。石窟寺的僧人们经常会见到这位心境澄澈的出家人,听说她想选择最佳的洞窟开龕造像,便在心里祝愿她诸事顺利。昙媚看到众人投来慈悲的目光,虽心领神会,却总是沉默寡言。法号中一个“媚”字,似乎说明这位比丘尼凡心未泯,但从她静穆又平和的容颜中,又能看出她一心向佛的虔诚。

就是这位法号“昙媚”的比丘尼,于北魏景明四年的春天,在武周山石窟寺开龕造像,给后世留下了精彩,也留下了许多千古难解之谜。

出家人本该永诀红尘,不染杂念,但俗世社会的更迭与纷争,身处平城的昙媚多少都有耳闻。然而,自打北魏迁都洛阳后,武周山下开凿石窟的鼎沸声,似乎一下子成了往事,而洛阳伊水之畔的香山和龙门山,却成了北魏王朝礼佛崇佛的又一圣地。春天的风吹来,武周川荡起阵阵涟漪,

没有人知道昙媚在想什么,她的身姿倒映在水面上,有如一抹行走的彩霞。

于是,百般思量后,昙媚最终选定北魏和平年间昙曜高僧主持开凿的一个大洞窟,很快延请工匠,着手开龕事宜。那个时候,昙媚选定的大洞窟内的主尊释迦牟尼已经端坐了40多年(从北魏和平初年算起),以悲悯的情怀,迎着芸芸众生的叩拜。每一次来石窟寺,昙媚都会在佛祖脚下跪拜许愿,而大佛肃穆的表情、沉静的内心,似乎在无声地召唤她完成内心的宏愿。

经过细致的构思、绘图和雕凿,石质坚硬却细腻的砂岩上,从此留下了昙媚对佛祖的虔诚和礼敬,也留下了她对人间安泰的美好憧憬。能在那样一个伟岸的洞窟内开龕造像,昙媚觉得此生无憾。造像结束后,她又请来一位书家,把自己开龕造像的初衷和宏愿说给对方,代请写就一篇造像记,由石匠镌于一块方形石板上,嵌在了佛龕旁的石壁上。

然而,某一天,昙媚开龕造像的洞窟,窟前石壁忽然崩坍,让深隐在洞窟内高大的释迦牟尼坐像显露人间的同时,也将包括昙媚开龕造像在内的所有前室石雕毁于顷刻。

已经无法想象那是一次怎样的山体崩塌,也无法想象那些用心血雕凿出来的石

刻艺术,刹那间便成了碎石。公元1956年11月,西北风烈烈地扫过武周山的崖壁,衰草起伏,大地即将被寒冬笼罩。就是在那个季节,考古工作者对云冈石窟部分洞窟进行了一次窟前勘察作业,在整修现今编号第20窟(著名的“昙曜五窟”之一)窟前地面时,于土层中发现了一块方形石板。工作人员随即将石板上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拭去,清晰的文字霎时映入眼帘。

经专家测量,石板纵30厘米、横29厘米、厚6厘米,平面近似正方形;石质为细砂岩,其上纵向阴刻文字10行,每行最多12字;石板除四角稍有缺蚀外,大部分保存完好。朔风扑面,但考古人员已忘掉了寒冷,都迫不及待地辨识起了石板上的文字。辨识完毕,人们已经大概明晰了这段文字的意思,依据“比丘尼昙媚造”的落款,专家将石板上的文字命名为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。这便是当年昙媚在武周山开龕造像时的题刻。

从北魏景明四年镌刻,到后来洞窟前的石壁崩塌,再到二十世纪中叶的1956年出土,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题刻在黄土中沉睡了1400多年。1400年沧海桑田,北魏王朝早已成为留在史书中的一个悠远背影,时间将太多有关那个王朝的讯息隐没,但一块题刻弥足珍贵地留了下来,与之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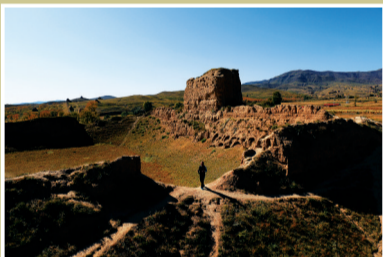
道显露人间的,还有昙媚在千年以前许下的宏愿。

纵观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,以魏碑体镌刻,且属于魏碑中用笔以圆为主、结构雄浑宽博的一类。国学大师康有为对魏碑有过极高的评价,为其归纳出“十美”,其中一美曰“结构天成”。与《比丘尼昙媚造像记》题刻相对,在深深感动于这份不加修饰的“天成之美”时,又遗憾无法知晓当年系何人为昙媚撰文、丹书,又是何人镌刻。

后世已无法考证昙媚是一位怎样的佛门女弟子,而她的容貌,更是脑海深处的一个想象,但她在北魏景明四年春天留下的一块造像题刻,却是虔诚佛心的见证,像一段嵌于山崖之上的记忆,记录了一位出家人面向佛祖时的那段涤荡人心的往事。她留下的造像题刻,成为后世眼中的“魏碑神品”,引人长久观瞻,而当年的佛心与禅境,幻化出了让世人憧憬的美,为所有的爱与善良,注入不竭的泉源——世界因之祥和、安宁。



### 随手拍大同



### 融入自然

彩霞、兰子 摄

## 云冈景区里的别样小景

云冈石窟是一个非凡的地方,不仅可以欣赏到1500年前的艺术与文化风貌,领略山堂水殿、浩浩万佛的旷世之美,就连大景区里那些质感凝重的别样小景,一样精彩、迷人。

那日,我又来到云冈石窟,礼佛大道南侧一排简约古朴的展馆吸引了我。来到“云冈影视厅”,举头望见厅前门楼上方手持琵琶的飞天,凌空飞舞,飘飘欲仙;废旧石料筑砌的门柱,古朴典雅,别具艺术感。前厅陈列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老式电影放映设备,还有二十年代的手摇放映机、扩音器、氙灯电源等稀罕物件。内厅为放映厅,一排排七合板铁铸结构的老式座椅,大约是从老电影院淘来的,循环播放着黑白老片,勾起了我年少时的甜蜜记忆。

其它几个展馆各有各的看点,云冈美术馆展出的是国内顶尖书画、雕塑作品等;院史馆里图文并茂,展示了云冈石窟近百年的发展历程;文创馆门口,两个由废旧钢材制成的卡通人物,吸引得游人纷纷拿出相机、手机拍照。里面的文创产品,其创意大多取之于厚重丰盈的云冈装饰文化,件件精美,蕴意绵长。

离开展馆,我一路向西,逆行于游客返程的路线上。路边有旧石碾排成的护栏,废磨盘铺就的休闲小广场等,引领着我在时光里穿越。几处供游人休憩纳凉的合掌形小木屋、水泥管桶屋,既有历史

的回味,又有现代的气息。几个废旧钢管创意的伞状小亭设计得灵巧轻盈,风采翩然。那种空灵、通透的空间美极具诗情画意,让人联想到张宝题倪画《溪亭山色图》中的诗:“石滑岩前雨,泉香树杪风。江山无限景,都聚一亭中。”置身于这些优雅小品之中,我的脚步不知不觉慢了下来。

一路走来一路欣赏,又见路南侧一盘石碾,一副石磨,一架原木秋千,一群大白鹅在草地上,悠哉悠哉。这么一大群鹅有多少只?一只、两只,三十、四十,我数着数着,猛抬头又见围墙外的十里河中,密密匝匝一片芦苇荡,被风霜染得黄灿灿的。一阵风掠过,苇浪翻涌,让人恍入“澄澄映葭苇”的诗境(唐·王维《清溪》),一时间竟忘了身在何处。转头之间,又见远处有四名美女手翘兰花指,迈着轻盈细碎的台步飘然而至。“啊,娘子!”听着那吴侬软语的道白,看着她们欢快的模样,我们相视开怀大笑。

脚步向前移动,耳边传来了委婉悠扬的器乐声,由远渐近。寻声来到了佛影殿前,原来这里全天候表演《西天梵音》乐舞。舞蹈分为供养天舞、多臂神舞、胡旋舞、伎乐天舞,融合了印度、天竺、波斯等不同风格的乐曲,表达了佛国仙境的美妙和谐,还原了北魏宫廷流行的乐舞《西凉乐》。游客们如痴如醉,沉浸在一幕幕华服盛景与乐舞美感之中。

演艺场地有十多家售卖快餐、小吃、饮料的售货亭。其中一个卖冰激凌的售货亭格外与众不同,是用风筒和工矿废弃机械为原料打造的。挂着“哈根达斯”的牌子,旁边还有一支卡通冰激凌模型。这个创意新颖,别具一格的混搭型售货亭,既有老爷车、火红年代的怀旧范儿,又有浪漫的异域风情,为古老庄严的石窟景区注入了时尚元素,吸引了众多游客绕亭拍照。

离开演艺场,距云冈博物馆不远处,路边排设了十几辆矿工们戏称为“黑牛车”的退役矿车,它们是为国家煤炭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功臣。如今,成了云冈景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这些镌刻历史年轮的旧物件,勾起了人们记忆中的似水年华。感觉每一步都是新奇,每一眼都是享受,就连卫生间都是一景。一处仿古造型的生态厕所,外墙用翻修道路时的破碎水泥块贴装,廊柱用旧石碌碡叠加而成,外墙上装点了两扇斑驳的老院落木门,门钉和兽面门环锈迹斑斑,一副历经风霜岁月的沧桑模样。虽然外表粗糙,里面却是五星级的高颜值,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清新剂香味。

具有艺术与文化品味的诸多别样小景,将大同的工业记忆、城市变迁和塞上乡愁浓缩在大景区中,每个小景都可以入画,每个镜头都是最佳的选择。无奈,我手机里的相册已满爆了。 宋元林

